

花城出版社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青春旗
青春旗系列丛书

豫
晋
著

无轨 列车



青春旗

青春旗系列丛书

豫
晋
著

无
轨
列
车
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轨列车

豫晋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2005. 7

(青春旗)

ISBN 7-5360-4583-2

I. 无...

II. 豫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74375 号

责任编辑: 谢日新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插图: 刘 谨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
(肇庆星湖大道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.25 3 插页

字 数 190, 000 字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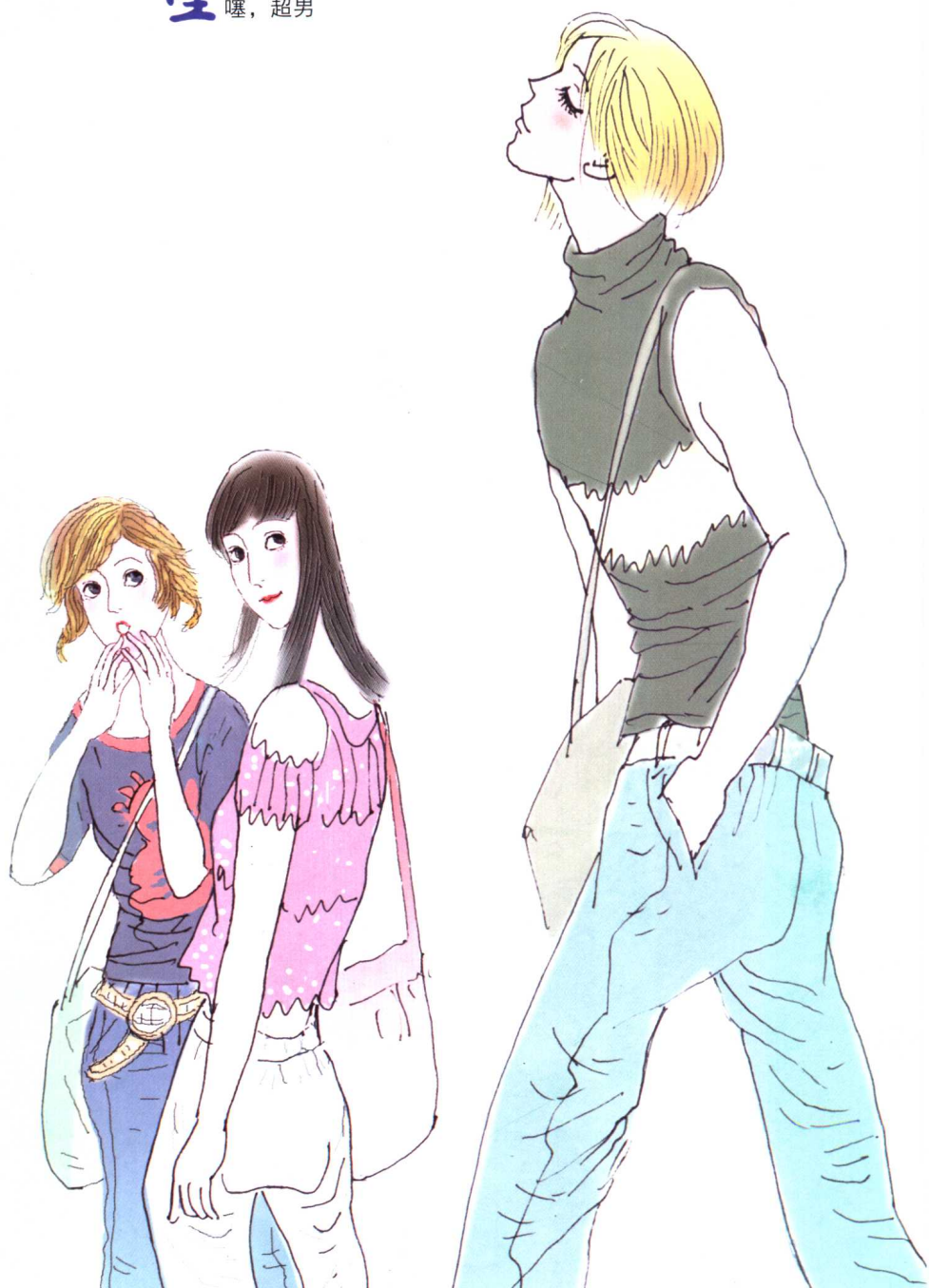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583-2/I·3641

定 价 1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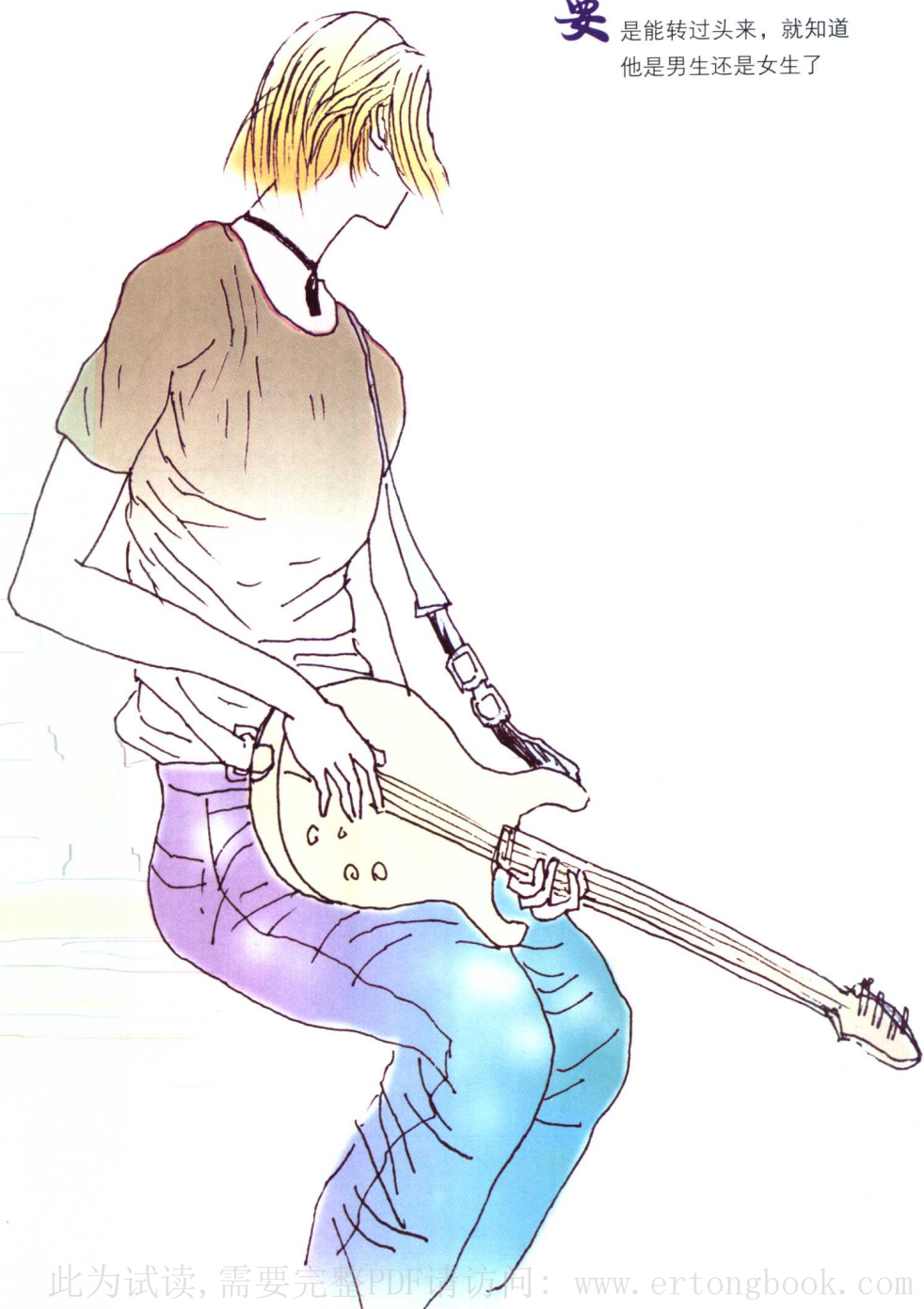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哇 噻，超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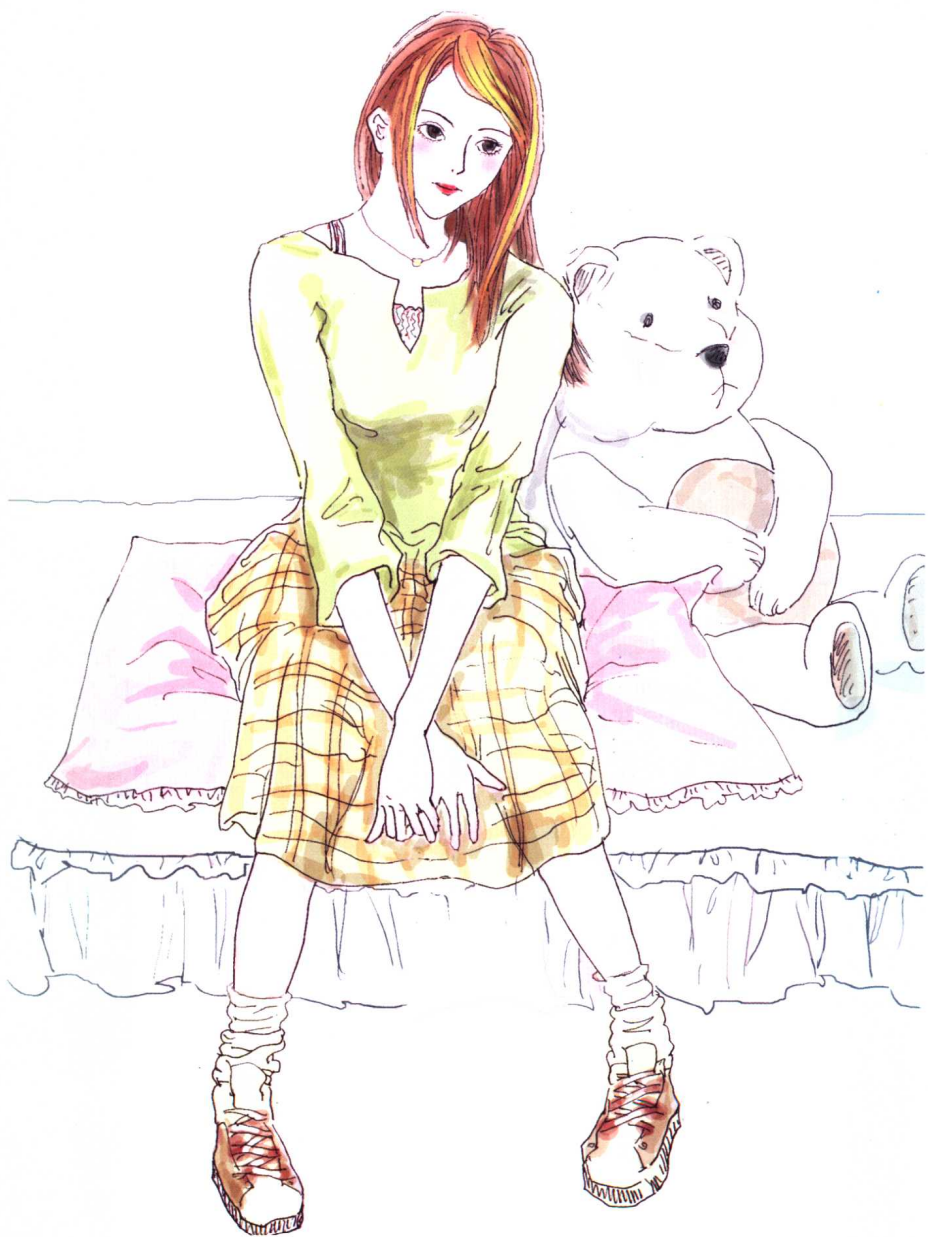


要

是能转过头来，就知道
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了



文 鑫您不要发愁，即使阳光那小子
不理您，还有我大笨熊



校

园三剑客阳光、杨洋、文浩，他们是
搞笑版“铁齿铜牙”中的铁三角



内 容 提 要

锦乐高级中学的三名男生阳光、李文浩、杨洋气味相投，都是心智不很成熟，容易感情用事，充满叛逆思想的半大男孩。他们结成“二张一王”式的铁三角关系，在课堂上、生活中上演了一出出“铁齿铜牙”的活剧，幽默诙谐，睿智机警。军训时大闹军营，校园里与流氓斗殴，撕毁黑板报上的成绩排行榜，违反校规公然谈恋爱，甚至在考试答卷上狂批教育制度的弊端，在校园里掀起一场场轩然大波。这些在普通人眼中近乎大逆不道的行为，居然得到贺校长的一次又一次容忍。因为他在孩子们看似胡闹的行为中看到了天真善良与勇敢正直。横冲直撞的“无轨列车”终于驶上了正常轨道，也引发了学校的一轮又一轮的教学改革。

题记——

无轨即是有轨，因为梦就是轨，列车迎着朝霞穿越人生之旅，也许生就是始点，死就是终点，途中有一些人要上车，有一些人要下车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就像不要问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一样，因为有些人生命中注定是属于那一站的，不得不上，又不得不下。

梦，列车的轨；路，我们自己走。

—

其实对于我来说，考上高中是一个意外，而进入这样好的高级中学更是意外的意外了。我不知道这意外之因，就像范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忽忽悠悠就被忽悠瘸了一样，我混混沌沌混了三年，然后忽忽悠悠带着初中三年继承和保留下来的“优良传统”进入了高中，这高中三年是闭门思过，两年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呢？还是招风惹雨将“优良传统”发扬光大？

我不知道。

因为我是依着梦想，跟着感觉走的人，只要梦想是真实的，感觉是对的，我就走下去。也许我这样的人有点叛逆，有点反常规，但这是真实的我，因为我走我的路，不管别人怎么说。

锦乐高级中学是全市有名的中学，那里藏龙卧虎，有打架的高手，有学习的达摩，虽然打架斗殴的事常常从学校里扬出来，但学校红榜上那些考清华、北大的名字是可以遮住这一切，此所谓一俊遮百丑。

我们那位聪明的脑袋瓜上一根毛都不长的贺校长，也因此而名声大震，在市里谁见了这位达摩的鼻祖贺老头都得给面子。

学校提前开学报到，因为要有一段时间来军训。报到那天我去得特早，学校里人不多。我留着刘川风似的头发，头发盖过了眉眼，我要进学校，那个虎背熊腰的保安还不让我进，说我头发那么长，衣服扣子也不扣，袒胸露乳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，肯定是一痞子。我听他这么一说，火大了，把我的心情全给搞乱了，我说你哪来的野鸟啊，凭什么搅乱我一天的心情，留长头发，我愿意，你管不着，有本事你也留，我知道我这话是专门气他的，你看他才二三十岁的样子，就绝了顶，但看样子不是因为聪明绝的顶，知道他长不上我这么长的头发才专门这么说的，活该。他那头发也就比我们那贺老头多长了三分线外那一圈。

那保安刚要还口，我又放机关枪了，你说我不像学生，你看你像个保安吗？头大，脖子粗，一看就一伙夫，穿上保安制服就不认识你了，告诉你，照样认识。

那老保被我这么一狂轰滥炸，气得脸上那几块多余的脂肪直跳迪土科，想上来与我肉搏，正巧从门外进来一老师拦住了，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是来报到的，他说把你的准考证拿出来让我看一下。我掏出来让他看了。

他说干嘛来这么早。

我说，是来早了一点，不是急着想来学校看看吗？他说把扣子扣上进去吧。

我一边扣扣子，一边走，一边用白眼瞟那老保，那老保是干气没辙。我心想活该啊，谁让你闲着没事撞原子弹呢。

我得先踩踩点，查看一下地形，日后了，好发展。于是我绕着学校，从前楼一直绕到操场，又从操场进了楼道。楼道里尽挂着些“聪明绝顶”老头的像，什么制飞机的，搞炸弹的，只要他们咳嗽一声，都美其名曰“名言”、“格言”。

我长得帅，真的，这是经过 ISO 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，绝对免检。如果我是个女生，我绝对会爱上像我这样帅的男生。我有一张让所有女孩都会为之倾倒的脸，这是我值得骄傲的地方，用不着谦虚，因为别人长不上。我真的感谢父母在那样贫穷的，连窝头都吃不饱的八十年代里给了我这样一笔值得炫耀的资本。好让我在人才济济的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里充分利用和发挥这笔“财富”去“拈花惹草”。但我不是这种人，“路边的野花不让采，我绝对不采”，这种本性是我骨子里生来就有的。我也庆幸，这张漂亮的脸是长在了我的身上，那要长在不正经男人的脸上，那肯定是家里面红旗没倒，外面已经彩旗飘飘了。

那天踩点的时候，不管男的女的都回头看我，回头率绝对 100%。男的看那叫忌妒，恨自己长了鞋巴子地瓜脸；女的看那叫色，你别以为世界上光男的色，女的她也色，还说不准女的色起来比男的还色呢。

那些长得漂亮的女孩儿都不敢和我对视两秒钟，就有被灼伤的感觉，立即收回目光，不是在那种自己喜欢的女孩儿面前犯不着放电，以免“引狼入室”。现在的女人华而不实，心是越来越猜不透了。

光顾着踩点了，忘了我今天是来干吗的了，我今儿是来报到的呀，我在几班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到校门口的榜上看看吧。

我跑出了上次王五家那条疯狗咬我时我跑的速度，真的上次那狗撵我的时候，可惜旁边没有教练计时，要有，我早被选进国家队了。我跑过去一看，傻眼了，601教室，那不六楼吗？跑上去我就该吐血了。

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冲向601教室时，听到里面老师说，现在就剩个阳光汇到了，我们先……

教室门是开着的，不然我也听不到老师的话，“阳光来了。”这句话不断续地说出来，我真快吐血了，我低着头，头发垂在我的脸前，我按着肚子喘着气。老师估计被我的奇异的声音和样子吓坏了，还以为真要吐血了，话没说完就中断了。

“老……师，对……不起，我迟到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跑什么跑啊，快进来歇歇。”

我把遮在脸前的头发向右一甩，然后往里走，谁知我一甩惊起了一片呼声：“哇塞，好酷啊。”

在众人面前出洋相，像我，是我的风格。

那教室后面几个大男生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，肯定是捣蛋鬼，“喂，帅哥，你摆酷，我想吐，想摆pose，就摆到底嘛！”

我边走，边不自然地笑笑以作回应。心想你捣蛋得可别像颗“导弹”啊，我可是“原子弹”，你最好不要有我的风格，咱俩要凑一起，那这班还不得乱套。接着那捣蛋鬼用赵本山的腔调说道：“没事儿走两步，走两步。”惹得全班一阵“哈哈”大笑，我也被逗乐了，心想完了，他还真是导弹，这班儿算是交代了。

我走到教室后面，靠着刚才出风头那“导弹”坐下。

“喂，帅哥，抽烟不？”他问我。

“不会吧，你父母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学会抽烟了，你才多大啊？”

“说这话有我的风格。”他一本正经地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哈，哈。”我笑了，“复制我的话，这话我常说，一听就不是原汁原味，绝对盗版。”

“什么叫盗版啊，这句话地球人都知道。”

“哈哈。”我俩都笑了。

“喂，小样儿，叫啥名儿啊，你。”我问。

“月光。”他一本正经地说道，还跟真事儿似的。

“别扯了。”

“你叫阳光就不准我叫月光啊，你享福了，小样儿，我月光不还得沾你的光吗？”

“哦，说的也是。”

他伸出手来想和我握手，他说他叫李文浩。“哦，久仰大名，三生有幸。”我伸出了手与他握，“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问好，浩哥。”

“一边去。”他一推手，把我的手推开。

我静了一会儿，不和他耍嘴皮子了，我看他那个性跟我耍起来，绝对完不了。

“喂，小样儿，我来晚了，你看咱们班有没有漂亮的。”

“别老叫我小样儿，就跟你多大似的，叫浩哥。”

“哦，浩哥，你看见咱们班有没有漂亮女孩儿啊。”

“瞧见没，靠墙的，跟油桶坐一起那个。”他用手一指，一个披肩散发的女孩，“你没见着，这辈子白活了，那女孩长得特水灵，可惜啊，可惜。”他直摇头。

“可惜什么呀，你。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那么水灵的女孩儿刚来怎么就和油桶坐一块儿，你是没见那油桶，就她旁边那个，上身下身一般粗，大兴安岭都长不上这好材料，那脸你可没见了，前额凸出，下巴前凸，脸向里凹，整个一四川盆地。”

我眼睛不眨一下，张着嘴问道：“还是人吗？”

那女孩儿叫林静，我光看她背面，我就能知道她前面长什么样，绝对水灵，这是经验。

这会儿，刚才点名那老师进来了：“好，大家静一下，我先安排一下，一会儿啊，我们发军装，准备明天军训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；还有呢就是，贺校长一会要讲话，希望大家认真听，好啦，后面那几个男生过来跟我领一下军装去。”

好，发军装的时候是个机会，我暗自高兴。

“喂，浩哥，这女的是咱们班主任？”我用手指指前边，低声地说。

“嗯，榜上那个考上北大叫梁倩的，就是她带的。”

“真的？还挺牛的。”

“那当然，特有文化，叫欧阳……欧阳什么来着，她自我介绍过，我给忘了，反正不是叫欧阳修。”

“你不废话吗？欧阳修那是地下工作者。”

一会儿，我们每人抱着一沓军装进来了，我和李文浩争，我说我发靠墙这边的，他说他要发，我说：“我不浩哥长，浩哥短地叫你吗？不给小弟机会啊，你可没叫我一声哥啊？”

李文浩把眼睛瞪得就跟牛眼似的，“我咋叫你啊，叫你光哥，你说你起这破名儿，去去去吧，你欠我个人情，记着

啊。”

我发靠墙这边的，因为林静。

当我发到她身边的时候，我定了定神，把一套军装放到她的桌上说：“一会儿你先试试，要不合适，我给你换去。”

她抬起脸来看我，我的脸“腾”一下就红了，把脸转向了油桶，这不像我的风格，在这样漂亮的女孩跟前我倒有种被灼伤的错觉。

我对油桶说：“一会儿你先试试，要不合适，找我给你换。”这话我要只和林静说，那别人觉得我别有用心。油桶抬起头来向我点头，我吓一跳，文浩，这哪是四川盆地啊，简直就是一塔里木盆地。我也暗暗为林静感到可惜。

我发完军装正和文浩聊着呢，听到了鼓掌声，我俩一抬头，哦，进来个老头，脑袋瓜上寸草不生，我估计那脑袋里装的不是脑汁，肯定是把那死海里的海水给灌进去了。

我正瞎捉摸，文浩跟我说，这就是贺校长，见识见识。

我心里想着还没说“好像头上还有几根毛吧，怎么在电视里听他演讲的时候，他那头一毛不长呢”，这时文浩倒说了，“他头上还是有几根毛的，不像电视里的那个，光秃秃的。”

我说：“也许是你们家那奇强牌电视机效果不好吧？”

“去去去，你们家才奇强呢，我们家是松下的。”

我抿着嘴笑了。

这老头说话倒挺慈祥和蔼的，说欢迎我们到锦乐高级中学来，说我们考上这么好的高中本身就是一种成功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，在学校老师的精心栽培下，三年后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等，贺老头讲了很多，我

给了他面子，在他讲话的时候，我没有说一句话，但我有点腰酸背痛腿抽筋了。

一上午很快就要过去了，下午就不来学校了，我们要在家为明天的军训做准备。快放学的时候，林静也没和我说一句话，没说她的衣服大了小了？我的脸皮比较薄也不好意思主动上去问，那显得我太献殷勤了。我只是不经意地总往林静那边看，看她飘逸的秀发，尤其看到她和那油桶一颦一笑，我真想上去抽那油桶两巴掌，把他的脸抽得匀称一点，让那塔里木变成平原。我看着别扭，你有什么资本啊，你。没见过漂亮女孩啊，说起来没完。

真是影响心情。

出校门的时候，我瞟了一眼老保，那老保还不忿地看我，我没再理他，心想哥们你别找刺激，我心情可不好。

这是高中报到的第一天，我发现我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儿林静，虽然她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，但我喜欢上了她。